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

五十八上至  
六十六下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李恩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

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

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

詰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詰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

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

倡俳優也

易不脩威儀而憇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哀

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傅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

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

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王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

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而  
扶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

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  
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  
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  
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  
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  
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  
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

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

○劉攽曰按傅喜非后弟當是嘉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

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

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

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

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

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

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  
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  
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  
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

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

為國於是未  
知何以得之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

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  
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

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新序

蓋善

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

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

躁猶動也謂躁  
撓不定之人也

昔董仲舒言

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

夫更張難

行而拂衆者亡

拂遠也音  
扶弗反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  
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絳灌

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博鼂錯潁川  
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



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  
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  
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  
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  
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  
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  
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  
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

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鮮見光武

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

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

高祖時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

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

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

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以衆人慕劬不耕而

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

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

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

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

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

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

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

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

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

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法也

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

識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

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

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

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

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

七政變動之占也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

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

以欺惑貪

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

也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以

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

人之雅謀

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

又臣

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

介甲也冑兜鍪也

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

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

之必固興之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

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

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楊銜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

靈臺也

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

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

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

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

之世祖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

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  
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  
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  
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

續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  
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榮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  
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

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  
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



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  
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

衍幼有奇才年九歲

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  
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  
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  
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  
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  
也

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  
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

是故期於有成不問

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

飲稱於諸侯

左氏傳齊晉戰于鞏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

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惠者

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

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

子之道也

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

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

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

之慮也。

說遠也。

故易曰：窮則變。

劉攽曰：案文多一曰字。

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皆周易下繫之辭也。

若夫知其不可

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

猶

也。失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行聞之，得時無怠。

怠懈也。言當急趨時。

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

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

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

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

廉襲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

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

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

與猶如也

功敗名

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

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

明哲

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贊於人

史語見

商君傳贊猶惡也史記贊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庸常也金石以諭堅

也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

之役也

役猶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

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亡命河東

華嶠

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

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以計說

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

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

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

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有此乖遠

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

言危

行 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

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

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

之東郡今滑州也

繼以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

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巴蜀沒於南夷

莽篡位貶西南夷叟町王為侯王即

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

緣邊破於北狄建

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

暴露也

禍挈未解兵連不息

挈謂相連引也

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

賦歛愈

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

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

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

更相駘藉

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跣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

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



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

僮猶賤也

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

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

嘔血昆陽

劉放曰案嘔血是盟時

與前書同也 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

莽末

下江兵鄧畢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畢等乃開武關

迎更始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無餘也

攘除禍亂誅滅

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

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此上二句司馬相如

封禪書 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

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

倫亦殺理也

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

裸跣

毛草也臣賢索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

冤結失望無所歸

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

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

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

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

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

申伯周宣王之

元舅也召虎名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蝥賊

蝥賊

食禾稼蟲名諭蝥盜侵漁也蝥音牟

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

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壓焉

且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

鄆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

邯鄆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

而大將軍

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

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

胡

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

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

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

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

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

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

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

○劉放曰

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則雖云云

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  
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  
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  
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  
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  
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  
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  
衆士之白黑白黑猶  
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伊

呂永既素重行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行為立漢

將軍

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

領狼孟長屯太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

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

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

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

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

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

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

馬卽拜為上黨太守

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為上黨太守

因遣使者招永行永行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

東觀

記衍與邑素誓行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  
刎頸俱受重任

宣其忠

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  
令反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

趙武逢

難而程嬰明其賢

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  
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

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  
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  
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  
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  
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  
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  
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  
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史記見

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

三王見  
更始傳天

下螳動社稷顛隕

螳動喻衆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

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

以為瑞信剖即分也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

蔽

三關設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

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

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

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胷李斯曰所

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左傳見是以晏

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



有敢不盟者戰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  
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  
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  
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  
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戰在脰劍在心子  
圖之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  
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謝  
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草矣崔子遂釋之謝

### 息守邲脅以晉魯不喪其邑

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為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

孟孫守邲邑晉人來理祀田季孫將以邲邑與之謝息  
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  
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菜柞乃遷於桃社預注  
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菜柞二

山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菜之利臣賢案謝

菜山故言無桃菜之利也且為菜字似棗文又連桃後

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菜難悟不究始終輒改棗為棗衍

集又作棗或故作棗而轉乖僻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

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

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

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妻及防

茲求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

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

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

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

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

紆緩也音舒

上不

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

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行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

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

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

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阮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前年猶往時

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

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

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

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以為伯玉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以為伯玉

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

也

言不過為  
二塗而已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

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  
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  
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  
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  
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  
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

黨黥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

擊宗正

即劉延

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

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鄧禹也

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

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

言明白也

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

論語子夏之辭

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

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

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

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

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

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

乎事見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

原與太原李仲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國聞更始敗故諸

言不征之也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即上所謂

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城者也太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宗正臨境莫

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

女馳歸唁兄之志

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

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於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

主亡一

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

山而蕩北海

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而超北海也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訛偽也

承衍信之故屯



兵界休

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

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塔張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

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縣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

音奴反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

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

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

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

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阮不能救河

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  
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  
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  
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  
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  
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  
之薄冰不為唬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  
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  
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  
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  
邑遂結怨焉

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

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  
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

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  
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永行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

幅巾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幅巾飾首而已

一帝怨衍等不時至永

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謂說下懷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

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害漢王漢王卽位赦

布以爲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亦害高祖高祖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卽位丁固

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

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

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

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

辭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夫天命難知人道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行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

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劉攽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 誅斬劇賊郭

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

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衍上書陳八事

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

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

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

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

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

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

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  
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慤論  
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行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  
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  
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聖心則闔棺之日竟復何恨

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

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

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

衍材素愚篤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  
魚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薦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

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  
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  
親故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馮衍傳第十八下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

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命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以文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

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

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

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

素聞仲舒亦善侍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

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  
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  
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

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

私門之禍

行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  
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

大逆參自殺親族死  
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

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也回邪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

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

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

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

臣

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語論

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行引以為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

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

躬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讐叢

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

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

過不用行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夫人

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

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

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

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

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史記司馬談之辭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

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

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正身直行恬

然肆志顧嘗好做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儻卓異

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

遭遇也

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

所懷

棲遲猶偃息也

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

豚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

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

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

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韓詩外傳曰千

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况歷位食祿

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

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

不言

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

也營之以為園

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

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行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新豐之

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

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里舊大道北下阪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

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

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

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

鄠鄠二水名周文王都鄠

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

通視

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

退而幽居蓋忠

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成生

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

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

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



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

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

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

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陟高岡

游精宇宙流目八絃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

之外乃有八黃八黃之外乃有八絃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

失之風愆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

意

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

乃作賦自厲

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

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

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

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

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

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

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

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

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

之迫阨也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

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

紛綸流於權利兮

親霑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熹

言時俗溺

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

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

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

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兮又曰孔德之

容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  
窈冥謂幽玄也  
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

名利孰能觀  
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  
大象無形哉

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  
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

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  
行內欣吾黨之唐虞  
自省察不慙於古人  
遂守志不改也

兮愍吾生之愁勤  
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  
已傷

不逢克舜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  
也蕩散也

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  
賢哲又不可豫期  
所病終身之

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  
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陟雍時而消

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

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峻

而臨芟薛兮聽涇渭之波聲芟薛山一名崖我在今三原縣北芟音才結反薛音

五結顧鴻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

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零落

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故未有邪辭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齋恨入冥言死有餘恨

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

恐餘殃之有再淚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淖而雲披心怫

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

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

飭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

所瞰太行之差莪兮觀壺口

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

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

在上黨東行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

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差莪高大貌崢嶸深邃貌

歲忽忽

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

窮處

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

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

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

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紀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

俚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

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

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千里行喻己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  
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叶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

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

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  
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

致黜辱故於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此路收功也

之所產兮甞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

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  
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  
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



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  
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  
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麥此膏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  
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  
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  
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大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譽  
之子為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  
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  
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  
戮力竟滅吳報耻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  
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  
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隴山以喻望今眇然覽於八荒風波

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喻猶遙也古字通八覽河

華之泆濟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

之遭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

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泆音烏朗反濟音荅流

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

濟而上征

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

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瞻燕齊之吾將遠逝以自遠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

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

墟

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

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也  
祀言皆絕也藏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

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懣懣而紛紜

紆軫猶盤曲也懣懣猶鬱結也  
紛紜猶替亂也懣音普通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

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

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  
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

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  
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

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  
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并日夜而幽思

兮終餘憚而洞疑高陽總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孔子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忡忡而懷  
 惑廣蒼云忡忡禍福未定也忡音它乎反忡音它紺反  
 本或作忡忡忡音丑加反忡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  
 顛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  
 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  
 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

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  
 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故  
 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  
 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  
 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

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

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昔三后之純粹兮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夏殷三后

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鄴洲功與日月齊光

兮名與三王爭流

詔名也亳湯都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鄴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亭

水中可居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

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

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詩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弗思

兮拊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

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拊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

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

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

善忠信之救時兮

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

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愆

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犂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

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忘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忘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



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過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翹猶諧也知謂  
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呂忱音仕卷反  
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  
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  
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  
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  
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  
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  
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  
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邠邑也翟人滅邠管仲輔  
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邠邠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  
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  
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劉放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疾兵革之寢滋兮苦  
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

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寢漸也孫武吳

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滬湖洮湖射湖貴湖及

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鄢人也事秦昭王

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惡叢巧之亂世兮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

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

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

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放曰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

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  
明上文衍出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

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  
澄猶清也烈慘

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  
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  
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  
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

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

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  
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

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  
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媿女齊於絳臺兮饗

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媿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

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茂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光君莊公為甓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令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

匡衰世之眇風  
寢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搗布也眇

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  
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危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  
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  
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  
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  
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  
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  
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漆洧兮

訪晏嬰於營丘

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鄭  
二水名鄭詩曰漆與洧瀏其清矣晏嬰

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  
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

語

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

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曠曠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辭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

遠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

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辭曰駟玉蚪以乘騁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

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蚪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

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

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欵子高於中

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欵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投舜舜授

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欸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躑躅也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

也義亦通

喬

意斟慙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

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

潁許聞至言而曉頌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慙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

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覽天以粟字林曰許水涯也慙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

之精光

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邃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

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翬白

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

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

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秦養

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  
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  
行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  
假言龍蛇之儔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



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辭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

慕前脩之  
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

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辭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

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

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辭曰哇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

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

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辭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  
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  
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  
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  
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  
續之卽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  
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  
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  
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捷六枳而為  
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員御史捷六枳而為  
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籬室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  
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蘼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  
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  
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

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積維大人大人積維公公積維卿卿積維大夫大夫積維士登皇皇日維國國積維都都積維邑邑積維家家積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籬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靡蕪術路也

○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叙其文云攢射干自此以下說籬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庭除非攢射干

雜靡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均軻

兮憐衆美之憔悴

攢聚也射干鳥翼也靡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

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

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非非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辭曰然瑄軻而留滯王逸曰瑄軻不遇也行

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游精神於大宅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大宅

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

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

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

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鎮重也古之聖

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閑○劉敞曰注陂丘義反切不得丘當作兵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

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

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

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  
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  
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  
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  
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窳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  
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無幾守道與俗不同

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  
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今聞期於不朽聲芳縣諸  
日月故曰願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  
觀其從容

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

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堦墮於時

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叟叟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北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念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訟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纒穀放散冬衣不補

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切詞語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行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行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

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

求謁 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



得其願不槩於懷

槩猶屑也  
金或作乘

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

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

曳猶頓也

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

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

德誥慎情

行集有問交一篇  
慎情一篇

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

篇

行集見有二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二母

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

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行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

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  
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

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

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

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

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

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馮行之引挑妻  
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訾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

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

之於馮衍

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

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

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行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

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住也則  
守節之人見行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行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詭違也  
言二人

之道不相同俱以體兼上才榮徽下秩  
違時成被擯斥也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之際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臣世

駿按日知錄曰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是譚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耳

會議靈臺所處注楊銜之洛陽記○銜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

馮衍傳捷六枳而為籬兮注登登皇皇口維國監本作

登登皇皇維在國○臣會汾按此汲冢周書原文也  
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  
所謂今正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九

宋 宣城 太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申屠鮑鄧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夫邦無道如夫前書  
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  
直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

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

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

及舉賢良方正因

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

錯此天所以謹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

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任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

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



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率

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

旌旛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

幡曰教道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

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

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

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

公曰各安其宅各四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

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

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  
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劉攽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  
為左右案文少召公為保四字

夫子女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緇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緇緇前書音義曰緇落

也緇被也緇或作祿也

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  
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

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

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

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今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

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

加其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

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

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推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

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

**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

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

**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

**之際孔父攸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

者益自益者缺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吾是以歎之矣 不如其已已止也

言執滿必傾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

**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

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

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

攻犯京

師燔燒縣邑

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

至乃

訛言積弩入官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

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

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

王者承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陸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

遵孝文之業

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也

差

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

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

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也

使

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

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

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

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餘

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

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

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

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也

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

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

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

者哉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任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

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

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

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

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



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  
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  
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  
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  
計旣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  
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  
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  
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  
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

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

易繫辭之言也

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

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

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

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

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

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

軻謂以頭

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辭曰軻止輪木也

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

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

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

永少有志操習

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去音丘呂反

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

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

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

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

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

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

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

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

舍者興欲謂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

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

當匈以韋為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

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

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

始封為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

永雖為將率而車服

敝素為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

為上加不者誤也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

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

疑不從乃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

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

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

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帝見永問

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

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幸希也

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

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

東觀記曰永說

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

賜永洛陽商里宅

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

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

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

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

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

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

闕里解見明紀

從講

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



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

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

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

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

過須史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

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

也○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由是朝廷肅然莫不

戒懼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

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

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

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  
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  
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  
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  
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

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

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

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

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

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

譬猶

曉也

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

言曲則

易入剛直則難進也

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

方直也

君子之

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文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

都長

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

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

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

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

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檄軍書也若今之露

也布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

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  
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

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

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

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

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

郎○劉放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

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

人理國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

今陛下

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

南典理楚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

繫者千餘人

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

徒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

還諸徒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

可致帝納其言

東觀記曰時司徒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

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

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

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

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

德乃修起橫舍

橫學也字又作黌

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

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

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

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

卒于家

鄧暉傳 子壽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

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

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

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

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

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為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



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

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祿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

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街賣也史記曰

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惲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

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

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

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闕

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

去耳

憚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蹠齧裂裳裹足鵠立秦

庭蓋音庚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

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

機衡北斗也

含元包一甄陶

品類

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

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劉敞曰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

顯表紀世圖錄

豫設

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

漢歷久長孔為赤制

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不

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

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

福

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

享受

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

取之以天還

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

竊盜也孔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堯舜盛德天之

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

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

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

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遁

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  
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

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

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

文王不忍露白骨

解見順紀

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呂氏

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

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

如林之旅

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

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劉放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

將軍如

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

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

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

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

上音時  
掌反

惲耻

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

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

東觀記曰子張  
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  
時所害也

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

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

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  
能報而不須手自揮

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刃  
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謂熟  
視之也莊

子曰日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

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

獄故應對之緩也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

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

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

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

欽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

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外

逵 經音

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

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

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為之

詩小雅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觥音古橫反以君之

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

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明

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

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

歛罪也敬奉觥

遂受罰也

惓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

咸服

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也

讒言弗庸孔任不行

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

故能作股

肱帝用有歌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惓不忠孔任是昭

昭顯也惓自責

不忠故使其佞之人昭顯也

豺虎從政

豺虎貪獸以比繇延也

既陷誅謗又露

所言

露顯也又對衆顯言繇延之罪也

罪莫重焉請收惓延以明好惡

歛曰是重吾過也

重再也

遂不讌而罷惓歸府稱病延亦

自退鄭啟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

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

言歛後必召延也

直心無

諱誠三代之道

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道不同者

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

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

賊

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馬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馬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馬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此疆其君之所不能為  
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疆其君之所不能為  
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以牛酒賞錄延而憚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

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

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

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乃喟  
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

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竟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

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

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

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盾嗣還奉墳墓盡學問道敬汝南人今隱

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

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弗勞

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

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

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觥酥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惲遂客

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帝

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

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

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

惟正之供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

繼書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

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

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

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猶得

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况臣能得之於君

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

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魯參妻為梨蒸不熟因

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魯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

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

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

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  
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推劾故左遷也 又免

歸避地教授

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  
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

憚稱仲健憚怒以所杖鐵杖捶  
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憚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

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

壽案察

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

外近王宮置督郵  
舍以察王得失

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

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誅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

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

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

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

誹謗為罪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也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

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

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故謬豫機密言

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

壽得減死論徒合浦

今廣州縣○劉放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

未行自

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易曰先號咷而

後笑謂初凶後吉也

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卷五十九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鄧惲傳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臣承蒼按父老

堯舜若曰為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謂以堯舜為父老之人恐非是

鄧惲子壽以傷晏晏之化○汲古閣本依鄭注改塞晏非是第五倫何敞陳寵傳皆有晏晏二字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